

# 文艺观察

刚刚过去的清明档,前后近10部新片陆续上映,目前有两部国产片票房过亿。在缺乏大投入、大IP、大档期影片的时候,冷热不均的市场现象再一次引发我们思考:在泛媒介、泛影像时代,电影特别是中小成本电影何以吸引常态的电影观众?

随着媒介生态的变化、智能手机的普及,“可看”的影像内容琳琅满目、唾手可得,当人们需要付出特定的时间成本、交通成本、购票成本去影院观影时,电影具有“可看性”已经远远不够,还必须具有影院“必看性”,观众才会克服成本考量进入影院。因而,什么是影院的“必看性”,就成为电影创作、电影市场需要面对的问题。从市场供给和消费规律来看,影院“必看性”可能包含了3个不可忽略的核心要素:心动值、稀缺值、票有所值。

影片让人心动,才有观影的行动。所谓的情绪价值、社会热点、“紧张一释放”的娱乐性,反映的都是观众的不同需求。新题材、新故事、新类型以及观众所认可的价值观、有情感投射的人物、唤起强烈爱憎的事件,才能让观众感到满足。有评论者在谈到近期国产电影创作时,指出当下一种“不约而同”的创作现象,残障人士、重病患者等在不同影片中成为主角,人物和题材似有不同,但大都是欲扬先抑的励志故事。这些题材体现了电影创作的现实关照,但故事过于雷同则会引发观众的“需求疲劳”。

观影需求并非一成不变,而是处于

不断地动态调整中。每部成功的电影,几乎都是对观众需求的新发现。《红海行动》满足观众对“大国崛起”“国家认同”的需求;《流浪地球》系列满足观众对患难与共、同舟共济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想象……这些影片上映时具有鲜明的突破性、创新性,敏锐捕捉到观众的心理变化,并通过高完成度满足了观众的需求,为口碑和营销提供了“高概念”。所以,用创新的故事和人物满足观众,是电影“可看性”的第一要求。

物以稀为贵。观众的需求有各种各样的媒介满足方式,电影需要凸显自身不可替代的媒介独特性。当年,电影受到电视媒介的冲击,逐渐在题材尖锐性、视听震撼度、银幕沉浸体验等方面形成不同于电视的稀缺性,从而获得新生。今天,电影面对更加丰富多样的媒介竞争,更需要重新定义影院的稀缺性。

电影创作,特别是中小成本电影,要“人无我有、人有我优”。主题表达要具备影院空间才能体会到的深度和锐度,故事要更加新颖缜密并且经受得住观众的挑剔,现实和幻想题材必须呈现超日常的事件强度,视听效果要具有沉浸感和包裹性,话题和台词要具有社会共识共情的传播力,艺术风格要追求极致的表达……换句话说,电影必须有影院的视听强度和叙事差异性,这就是不同于其他媒介的“电影感”。

批量类型化的时代已经结束了,当下

的成功电影都不再是类型的复制,而是对视听“稀缺性”的满足。《战狼》系列带来了当时其他媒介无法提供的跨国叙事的热血动作场面;《长津湖》是紧锣密鼓、险象环生的群像战争片;《我和我的祖国》用“小人物”与“大时代”“迎头相撞”的“瞬间”组合成影像史诗。《唐探系列》“误杀系列”以及《抓娃娃》这样的类型片,也都展现了其他媒介很难“复制”的电影稀缺性。《爱情神话》《好东西》《宇宙探索编辑部》《破·地狱》等中小成本电影,则展示了只有在影院大银幕,才能体会到的放大的“细节”、在场化的“共鸣”。“电影感”或者说影院强度,正是电影稀缺性的基础,也是电影不能被微短剧、网络剧、电视剧、短视频所替代的唯一性。

心动、稀缺是前提,观众“必看”的选择首先还是“优质”电影。中国电影年产量千部左右,根据国家电影专资办的相关数据,2024年观影人次达到20万以上的影片不足150部,票房过亿并观影人次超过200万的50多部,绝大多数达不到观众的“最低消费标准”。在影像内容过剩的年代,观众只会为优质内容买单。电影必须具有超越其他媒介的质量标准和艺术感染力。仅仅是影像奇观、类型化批量生产、流量明星等商业元素的堆砌远远不够,观众对主题深广度、题材独特性、艺术精致性的要求越来越高。电影必须具有其他媒介所不具备的“难度系数”,并且最终高质量的完成,观众才会觉得“票有所值”。市场既需要优质的大众电影,也需

要相对小众的中小成本优质电影。关键在于电影创作是不是能够真正达到观众的认可,甚至超越观众的“已知”,拿出让观众尊敬和服气的好作品。

媒介的替代性竞争越来越激烈,电影创作生产必然再次走上“减量提质”的轨道。在影像故事铺天盖地的大背景下,对需求、稀缺、优质三角支撑的“必看性”的思考,是电影未来需要完成的答卷。

(作者为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)



电影《不说话的爱》剧照。片方供图

## 像盖房子一样,一块块往上垒砖头

段奕宏

做演员多年,外界常会问,你更想演什么类型的角色?如何在趋于同质化的角色中做出突破?其实,我更关心的还是作品本身,立意和主题能否吸引我。

遇到《沙尘暴》的时机很微妙。我演的陈江河是个警察,故事的发生地虚构在西北,人物、环境对我来说都不陌生,但由这个角色衍生的内容是崭新的,恰好是现阶段的我试图去探讨的。或许早几年,我未必会被吸引,有了更多阅历后,我被编剧赵冬苓老师叙述中的生命哲学深深打动,这个文本的厚重复杂超过我的设想,也点燃了我的创作激情。时代洪流下,平凡小人物如何探索自己的出路、改变命运?这种叙事并不少见,甚至可以概括为一个大的母题,但随着社会进步和观众审美需求的提升,文艺作品也可以在母题上拓展各种分支,与时俱进,用文本的力量去凸显作品的厚度。

陈江河这个人物写得精彩,故事中所有人的命运都牵动心绪。剧组在甘肃瓜州的柳园镇拍摄。30多年前,这里因为铁路枢纽和矿产资源而迅速发展。1992年我从新疆去北京,出疆第一站就是柳园。初见柳园,这就是我们西北的“小香港”啊,太繁荣了。随着铁路扩建、矿产衰竭,经济重心转移,柳园也逐渐没落,现在再去看,难免觉得萧条。《沙尘暴》中的每个人都在各自的困境里挣扎,需要我们不断追溯,回到源头去叩问。有时,我演着演着,偶尔会有一个闪念:如果我和他易地而处,究竟该如何做出选择?平心而论,我未必能做得比他好。这也使得我在创作中有了很多意外的收获,属于表演的反哺。

陈江河不是参与具体事件的某个人,而是一个游离的旁观者。一开始,他让我非常无力,没有抓手。我和导演谭嘉言反复讨论,开工第一个月,我们天天聊到半夜,找人物的“根”。一方面我要明确陈江河的来历、性格成因、社



电视剧《沙尘暴》剧照。

片方供图

2015年,浙江音乐学院“八秒”合唱团的一名学生毕业后,失落而抑郁。我鼓励她走进社会合唱团,把“八秒”的训练体系传授给大家。10年过去了,本职工作再忙,即便已结婚生子,她依然坚持着合唱。合唱是她生命里的一束光,而她自身也成了光源,照亮了一批批追光的青年。用她的话说:合唱对当下的年轻人有治愈功效。

这位学生的故事,成为我关注年轻人非职业性合唱团的一个窗口。合唱是一项“有门槛”的艺术,专业化程度较高,且需要长期训练。因此,一直以来,国内的非职业性合唱团都是以儿童和老人合唱团居多,中青年合唱团少;校园里的合唱团多,社会性的合唱团少。因为工作压力大等原因,年轻人很难长期坚持参加需要高频次训练的合唱团。但是,近年来,各地年轻人组织参与的业余合唱团如雨后春笋,如上海的彩虹室内合唱团、成都的知夏室内合唱团、武汉的星河合唱团、广州的星弧合唱团、南宁的越人合唱团……还不时有作品“出圈”,引发网络传唱。

当下,可供人们选择的精神文化消费产品

越来越丰富。年轻人为何青睐合唱?作为一种艺术生活方式,合唱有什么特殊之处?答案首先要回到音乐的魅力本身。古人云“丝不如竹,竹不如肉”,最美妙的音乐来自人的歌喉。合唱不是间接通过乐器来传达情感,而是通过嗓音进行最直接的表达,一段美妙歌声带来的心灵冲击力是无与伦比的。另外,合唱以和声与复调作为最主要的两种表现形态,声部间的谦让、主辅旋的担当无不体现出合作精神,使年轻人感受到集体的力量,而合作中的情感共鸣也让参与者找到了情绪的出口,获得心灵抚慰。研究表明,合唱训练时产生的音乐声波对人体能够产生积极的生理效应。合唱,成为一种持久而深刻的“精神按摩”。

音乐艺术普遍要求参与者具备一定的基

# 创作谈

从小跟着奶奶看戏,我的启蒙教育来自戏台以及奶奶讲的戏文故事,《杨家将》《铡美案》《西厢记》《白蛇传》……戏文里人物的想与做,潜移默化间为我人生之初植入价值观:爱国、爱民,正直,仁义,诚信,和善。那时我就想着,长大了也学戏写剧,给奶奶看,给好好多人看!

大学毕业,我到广东粤剧院工作。我常常思考,如果我们只是继承前辈留下来的老戏,没有创新与发展,那艺术传承的岂不是只有过去,虚空现在,更何谈将来?艺术当然随时代,我们必须创作属于当代表达、被当代人铭记的作品。

2015年,我创作了《白蛇传·情》,借流传千年的白蛇传奇故事,找寻“情”的当代表达。这种情感诉求在创作过程中不断丰富,人物、情景、唱词、对白在我心里冥想过无数次,呼之欲出,合曲唱念即生成。序是一首曲:“圆我的愿,心事千年,只等你遇见。西湖雨里,为我撑起一片晴天,伞下,羞的嫣然,是六月莲。”不同于传统粤剧唱词惯用的五言、七字句、十字句,而是诗歌形式的长短句、顿句,但遵守着粤剧唱词特有的韵辙平仄,新式循旧例,描摹牵引“万物有灵、众生有情、世间皆美”的境地。

作为粤剧编剧,自己剧本里的唱段、曲牌填词、新曲,自己得唱得出来,这样方可检验是否押韵对辙,平仄相间,顿句吻合,合乎曲牌。秉承传统准则写剧写词,要求一曲压一韵到底,词句平仄参差九音,问字循腔辗转和律。剧本生成仿佛是最短时间的灵动,却离不开我在粤剧院十几年随团演出打字幕的积累。所有演出的老剧本唱段、曲牌唱诵,是一次次温习熟捻于心而成的自然、果然、必然。所有熬的夜、读的书、求的学、练的功、行的路,旷日持久点点滴滴的心力,都将盛放出于自己艺术创作的“步步莲”。

5年前,我创作了一部反映近

代以来广东佛山三水女人去新加坡当劳工的现实题材作品《红头巾》。她们命运坎坷,却依然坚守着身心的尊严;她们饱经苦难,却从不曾因苦难而磨灭内心的念想;她们历尽风霜,却从不曾因风霜而失去心底的温情。我想做一部具有不一样审美质感的现代粤剧。它是现代散文诗剧,是一种独特的表达,不再纯粹讲故事,要更多呈现生命沧桑漂泊中的微弱至强。我想打开现代粤剧文本表达的维度,凝练一种含蓄拙朴的审美品格,使剧目具有“上善若水”的况味和哲思。

我的老师曾和我讲:“如果我们感觉还不够达意,一定还有空间让你再钻进去,石缝里边再撬进去一点,用光亮把缝隙给撑开,一点点打开独属于你的天地。”当我的笔感到没那么轻松地写出不一样的情感时,正是我切切地走进了人物的情感深处,感受力像爬山虎一样从墙壁裂缝层面面钻出来,长出独属于自己的生命线。

我曾70多次往返藏族聚居区采风。2024年8月开始,我着手创作一部以清末广东籍外交官张荫棠致力藏务、稳固藏域、安定民心的史诗剧。冬季,我一个人、一个司机、一部车从拉萨出发,沿着张荫棠当年冬天入藏的路线行走。古战场,日暮云沙,一切安静到仿佛能听到那时的枪急炮响,战士嘶喊……此时此

地,强烈的愿力在我心中生成:愿我家国,强盛!如此纯净安宁的高原,如此善良纯和的民族,再也不应经受冷酷的欺骗与残酷的战争。这种情感伴随我伏案10月,写成万字的藏粤史诗剧《驻藏·张大人》。其间,我回想在藏地数年、数万里行途的所见所听所感,点点滴滴化为我与剧中人物共同仰望的苍穹明月、共同践行的不屈不負、共同守护的万里河山。

戏曲承接传统,应该创作怎样的作品,怎样去创作作品?创作者的学识底蕴赋予作品力度;情怀是作品的品格,决定了作品的广度与温度;意志更是最难得的定力,决定了创作最终所能抵达的高度。所谓,清漆藏古拙,大道露天真。

(作者为粤剧编剧)

春天里,你想起了哪一首歌

四代人同唱《小燕子》

山东滨州惠民县中学教师 魏纯明

“小燕子,穿花衣,年年春天来这里……”春天里,我想起了歌曲《小燕子》。小时候,母亲教我唱《小燕子》。我们坐在乡村的屋里,母亲哼唱了几句歌词:“一棹穷,二棹富,三棹开当铺……”燕子选在我家三檐上垒了窝,是个好兆头。檐下春声,每日清晨,我仰头望着那三檐间的燕窝,稚嫩的歌声与雏燕的叫声交织成趣。后来知道这首歌是1957年电影《护士日记》的插曲,由王云阶作曲,王路、王云阶作词,王丹凤演唱。我也教女儿唱《小燕子》。我们住的后院里有棵燕子窝,燕子飞过家门口,女儿追着燕影,和小燕子对歌。昨日重现,童声如

歌。孩子唱出对生活的遐想,乘着燕子和歌声的翅膀,飞向梦想的世界。

如今,我教外孙女唱《小燕子》。她还不明白“这里的春天最美丽”是什么意思。周末,我领着她去了郊外,她追着小燕子唱歌、跳舞。孩子的歌声如燕语莺声,唱得人心陶醉。那一刻,我仿佛又回到了童年。

似曾相识燕归来。我听着母亲唱的《小燕子》长大了,又陪着孩子们唱《小燕子》。这首歌是一把钥匙,带着清新和温柔,轻轻地把春天的大门打开。它有时代的回响,永远留在我们的心中。它不仅是

我唱给春天的歌,更是我们一家人唱给春天的歌。

够实现自主运营,也为个人和团队带来了更多的发展机遇和情感凝聚。几十个人长期聚在一起,为共同的兴趣和目标而努力,这种相处模式能使团员产生稳定的集体归属感和社交满足感。

另外,一些有想法的年轻人的实践探索,改变了很多人对合唱的认知,培养出更多对合唱感兴趣的听众群体。如彩虹室内合唱团的作品,选材独特、歌词幽默,精准演绎出当代都市人的精神状态,使许多年轻人从歌曲中看到自己的影子,这种“合唱脱口秀”,既解压又契合受众心理。星河合唱团、越人合唱团用方言合唱的作品在网上广为传播,让人们看到合唱的另一种面貌。

合唱,从过去人们心目中服务于集体目标的“群众歌咏活动”,成为一种自发、自由、贴近普通人日常生活的“大众文艺”。总之,合唱以其独特的魅力,已成为当下年轻人社交、解压、追求生活品质和精神满足的重要选择。人为什么要一起唱歌?或许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理由。相同的是,他们都在合唱中获得了快乐。

(作者为指挥家、浙江音乐学院教授)

似乎永远处于亢奋之中

武丹丹

张曼君近照。

武丹丹供图

张曼君导演七十有二,但是坐在我面前的她仿佛只是四十出头的样子,长发及腰,一双眼睛顾盼流连。我不禁想起评论家马也的话,在艺术上,张曼君“似乎永远处于亢奋之中、激情之中、青春之中、动荡之中……”

1992年开始从演员转型到导演,张曼君的导演艺术起点很高。自编自导自演的采茶戏《试妻》初试牛刀,即得到著名评论家张庚、郭汉城的高度评价。1993年的《山歌情》获得文华大奖,迎来了开门红,到如今,她已19次获得文华大奖、17次获得“五个一工程”奖。秦腔三部曲《花儿声声》《狗儿爷涅槃》《王贵与李香香》,赣南采茶戏三部曲《山歌情》《八子参军》《永远的歌谣》,京剧三部曲《马前泼水》《青衣》《红军故事》,还有评剧三部曲、黄梅戏三部曲、粤剧、晋剧、花鼓戏、沪剧……她大概是涉及戏剧剧种类型最多的导演之一。

她是迷恋舞台的,舞台艺术可以让她忘记一切。因为是演员出身,每排一出戏,她不仅精耕细作,更是身体力行。排练厅里,她激情四射,用她自己的话说是“大呼小叫”“张牙舞爪”,高强度的工作令她忘我。她说,艺术给了她光亮,只要沉浸在艺术中,就是永恒的。

去年,她动了一次手术,在甲状腺的位置,离喉咙很近。她跟医生

说,您一定要保住我的嗓音,因为我是个导演,我需要说话。醒来第一件事,她首先清清喉咙,听到自己的声音还好,才安下心来。

2021年,建党百年,也是她大丰收的一年。她排了3部红色题材的戏,赣南采茶戏《一个人的长征》,活脱脱一个基层小人物的传奇故事;昆曲《瞿秋白》,用最典雅的戏曲形式描写了温润如玉、富有知识分子气质的我党早期领导人;湘剧《忠诚之路》则是将历史大事件作为结构线,“马日事变”“秋收起义”“三湾改编”“大柏地反击”“古田会议”“血战湘江”等,书写得宏大壮阔,其中毛泽东、朱德、陈毅等人物悉数登场,极为“刚性力道”。3部作品,跟我们惯常看到的红色题材都不一样。她说,回到对“人”的把握很重要,把极致状态下的历史事实作为凸显人,凸显人物命运的背景,化硬为软、化直为曲、化干瘪为丰满。

她曾在评剧《母亲》的导演阐述中这样说:人的七情六欲,最丰富,最饱满,最鲜活的时候,一定是在人经历苦难、经历贫穷、身临绝境时,世态人情往往在这些时候更得以彰显,而属于观众的感受,也正是在这样一种情感流露的时刻得以触发。

她庆幸自己是“搞艺术的”。她心中的艺术,永远在高处召唤她,永远让她觉得自己够不着,“站得越高,看得越远,在自己的世界越来越高远的时候,你就更加知道那个天际线外面的世界,那些还要我们探究的东西有多么广阔。”张曼君说,正是这种认知,会逼迫一个艺术家无论多么“成功”,仍然会紧张,会焦虑。我甚至觉得,焦虑和紧张是她的生活方式,她必须在一次又一次战胜自己中保持活力。每次完成一台剧目之后,她会用下一部更加高难度的创作来强迫自己突破。她享受这样全力以赴、全情投入攀登的过程。这条没有穷尽的艺术道路,是她延续生命价值和生命活力的源泉法宝。